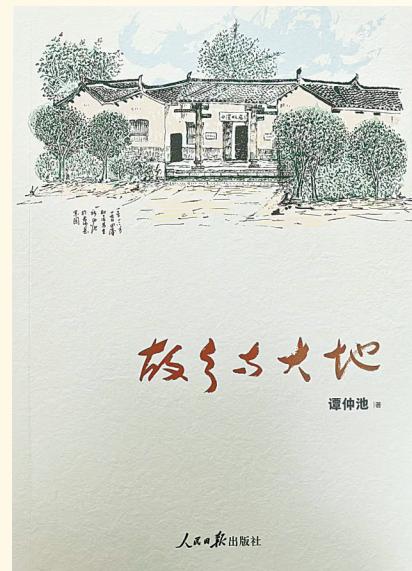


我写我书

故乡与大地

谭仲池



2024年12月中旬，银杏树叶把诗歌之城染成一片金色。我在成都参加国际诗歌周后，乘飞机到北京，去看望在央美附中就读的孙女楚楚。碰巧有缘遇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陈红老师。我们虽然初次相识，但谈起我所认识的《人民日报》的许多老朋友，便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交谈中，我对陈红老师说：“你有办法帮我收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吗？”她说：“应该没问题。”

一周以后，我收到了陈红老师从微信里发来的一条长长的目录单。她们帮我收集到散文、诗歌、文论文章100多篇。这让我十分惊讶，喜出望外。陈红老师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篇目，不包括文论，已经达到了出一本文学专集的字数。”

我从作品的目录，按时间顺序排列才知道，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向着绚丽的天空》（1992年11月16日）。那个时候，我正好从故乡的浏阳河畔，调到潇湘电影制片厂任厂长，从此走向神秘的银色殿堂。这是我第二次从故乡踏上新征程，锤炼出更坚定的步伐。而这篇散文，就是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期间，抽空去拜访朱仲丽大姐的真实感受。

我在文中的开头这样描述：“暮秋的一天上午，阳光温柔而明丽地照耀着北海后街这个幽雅、恬静，充满着绿色的小院。《蓝色多瑙河》的悠扬旋律正从这幢古朴、别致的小楼潺潺流淌出来……她穿着茄红色羊毛衫、黑色的健美裤，勾画出她丰美的身姿，看她在钢琴键盘上矫健飞翔的手指，谁

会相信她已经78岁高龄。”在交谈中，大姐动情地讲述了她的革命经历与晚年的创作收获，这让我对她萌生无限敬仰和爱戴。在回程的车上，大姐的雍容美貌、开朗豁达洒脱的性格，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她对我说：“我悟出，要主动地爱生活，爱别人，爱工作，好比天上的海鸥，穿过云层，吻着绿波，再向绚丽的天空飞翔。我的心有了寄托，我的爱，有了方向。”朱仲丽大姐讲革命岁月的切身感受和对晚年生活的态度，点燃了我心中记忆的火花。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浏阳是革命老区，是党领导的秋收起义策源地，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开国元勋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穷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黑陶在一篇文章中说：“童年，以及承载童年的特定地理空间（故乡），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构成质地，以及他未来艺术世界的核心特征。”在我的心中，故乡是我生命的摇篮，萌芽梦想、成长精神的原乡。1968年3月，我带着童年的歌谣，第一次离开故乡奔赴军营。经过6年的铁马生涯锤炼，我复员回到故乡。之后尽管经历了高病因患病未被录取，在农村务农又饱受疾病困扰和心灵创伤的磨难，但我没有放弃，终于在代课的岗位上，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乡村当老师，坚持写作，成了一名业余作者，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到县级领导岗位。在这段将近10年的跋涉过程中，我深切地感悟着故乡与大地、奋斗与创造、信仰与坚守的真谛。

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篇散文《梦中蓝桥》，就是写自己对故乡的记忆。我在文中写道：“在这桥上读书、望山、看水，人的灵魂里储存下来的都是美丽的梦想和向上的热情，没有半点的失望和懦弱，难怪脚下的溪流一年四季是那样欢腾、快乐，时刻奔跑着，闪烁着碧绿的波光。”

其实我就是一株小草，生长在大地上，沐浴着阳光雨露，接受着风雨的洗礼。我一直不曾离开大地，总是贴着大地，在倾听着足音；仰望星空，在播种希望。

在这里，我在“大地”的绿色世界，采回几片回忆的绿叶，献给岁月的流光和亲爱的读者。

我不会忘记家乡山水对我的滋养。我珍惜和乡亲们一道为改变老区的贫困面貌，耕耘播种，收获丰收，兴修水利，绿化山岭，共同奋斗建设株树桥水电站的艰难岁月。

2024年5月的一天，我这个退休已经8个年头的老人回到故乡。当我站在水库大坝上，望着雄伟的溢洪道闸门，脚下宽敞明

亮的发电机厂房，前方隐约可见的云影苍山，抑制不住胸中奔涌的波涛，回忆起当年奋斗的日子。

1985年夏天，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浏阳沿岸一垄垄成熟的稻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我感受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深刻变化。这一年，我作为工程指挥长，怀中揣着一幅兴建株树桥水电站的蓝图。我知道建水电站是浏阳老区有史以来的一个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将变水为宝，对浏阳河下游的灌溉、调水防洪有重要作用，还能解决全县的缺电问题。

入夜，踏着铺满月光的小路，我沿着弯曲的河床朝下游走去，有丝丝凉风从河面上飘来。我好像听到了流水与青山在对话，土地和稻穗在低诉，还有从农家窗口飘出的欢歌笑语。我这个从军营归来的退役战士，是时候为家乡的建设献出全部力量了。

1986年是株树桥水电站建设开工的第一年。那一年的除夕夜，建筑大坝的工地灯火灿烂。一辆辆高大的推土机，轰鸣着把泥土石块推走。高挺的电铲伸出钢铁巨臂，把一铲又一铲的碎石投入翻斗车里。夜里，汽车仍在山路上穿梭奔驰。从指挥长、工程师到工人、民工，没有一个脱下工装，脸上、头发上都还沾着沙尘泥星，但大家是那样欢悦、激动地举杯祝酒。工棚外，雨在下，风在吹。大家吃过团圆饭，又立即投入施工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人民日报》《故乡的小溪河》

2024年7月22日“大地”副刊

我同样不会忘记汶川地震后，2008年9月19日，我带着援建队伍去四川省理县。临时行领导对我说：“要带着特殊感情全力做好对口支援工作，让中央放心，让灾区人民满意。”在援建的日子里，我和援建队员们都不顾余震，深入灾区访问调研，制定规划，落实援建项目，精心抓工程施工。当地民族兄弟对我们爱护、关心、支持，我一直铭记在心。当援建任务完成，我再次来到理县，看到灾区已恢复生产生活，出现了一片蓬勃生机时，心情异常激动，写出了纪实散文《血脉深情的见证》（《人民日报》2010年9月18日“大地”副刊），后被《人民日报》评为“民族团结”征文优秀奖。

作为一个退役军人，尽管回到地方工作40多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在解放军大熔炉经受的教育和锻炼，心中仍然对部队

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2017年夏天，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英雄的人民军队接受检阅时，情不自禁地站立起来，举手行军礼致敬。

这是一个隆重庄严的时刻
我坐在电视机前
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
朱日和军事基地
人民领袖沙场点兵
铁流滚滚威武壮丽
党旗 国旗 军旗与艳阳争辉
战尘 风烟 迷彩服装点高天大地
.....

祖国 请接受我深情的感恩祝福
军旗 请接受我一个老兵的敬礼
——《一个老兵的敬礼》201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

33年来，我在“大地”植下的这株株心灵小草，虽然不显眼，我愿它能为装点大地的绚丽春天，增添一抹翠绿。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这样一句诗：“小草呀，你的脚步虽小，但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有感于此，为了表达我对“大地”的一往情深，对编辑的崇敬，对读者的感激，对我留下这些亲切记忆的珍惜，我决定将发表在“大地”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并将书名取为《故乡与大地》。

走上2025年的阳光大道，我不知不觉跨进了人生76岁的门槛。当我坐在桌前，写着这些文字时，抬起头望窗外，看见冬日的太阳，把绿树和层楼，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就有一种温暖，一股力量，一缕情丝沁入我的心扉，激荡我周身血液沸腾起来。我在想，我将近60年的创作生涯，从出生成长的故乡，到走进自己创造的文学故乡，尝试着写诗歌、散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评论，再到电影、戏剧、歌剧、音乐剧、话剧和组歌的创作，可谓文体庞杂，但我矢志为之，不改初衷。这是时代和人民对我的塑造与哺育，也与自己坚持阅读，热爱生活，喜欢文学有关。这时候，我又在问自己，今后的时间，该去哪里？我说，还想跟着萤火虫寻找春天的蛙声；走进金秋去庆祝丰收节；乘着清风去亲吻祖国山河的美丽。也想像今天一样，幸福恬静地写作……

我生命的根呀，已经扎进辽阔大地的深处；我故乡的云呀，永远在我心中的蓝天自由飘荡……

读有所得



张周梦蝶

6月17日，沅江市胭脂湖街道三眼塘村洞庭湖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内的标本。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昂 摄

湖南日报大型融媒体报道《村里有个馆》，让湖南20个省级乡村博物馆走入公众视野，它们如同撒落在三湘大地上的一颗颗明珠，不仅守护着渐行渐远的乡土记忆，更以其多元的价值实践，回应着时代的发展命题，为乡土中国探索着新的路径与未来。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日益远离人类文明的舞台中心。然而，乡村博物馆的涌现，有力地打破了这一局面。它们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乡村不是文化的荒漠，而是文明的源头；不是被动接受城市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而是能够主动生产并传播文化的活力场域。这些散落在田野乡间的文化空间，正在重构着我们的文化记忆，重新定义着“乡村价值”。

对乡村博物馆的书写，实现了历史视角的“向下”转移：新化大熊山梅山文化馆呈现了蚩尤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始祖的历史地位，打破了单一始祖叙事；通道侗锦博物馆以丝线为笔，编织出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史诗；江永女书博物馆保存着人类迄今唯一的女性文字，提供了一个理解性别、权力与书写关系的微型窗口；十八洞村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则忠实地记录着普通村民在时代变迁中的奋斗足迹，照片墙上一张张朴实无华的笑容，是对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见证。不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这些博物馆往往从细微之处入手，记录着那些少有人知的历史乃至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使我们的文化记忆变得更加多元、丰富、色彩斑斓。

在革新历史叙事之外，这些乡村博物馆还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模式，它们不同于传统的静态展览空间，而是融合了藏品展示、文化体验、产业延伸的复合型文化场域。坐落在周立波故乡——湖南益阳清溪村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称典范：珍藏馆不仅是简单的藏书之所，还衍生出文创店、讲堂、书店等多种业态；村民不仅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更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他们开始创作小说，向游客讲述“文学里的乡愁”。这种模式打破了文化传播中传统的“中心—边缘”模式，让乡村跃升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在创造文化价值的同时，乡村博物馆也实现了文化对经济的有效反哺。它们不仅带动了本地就业，让村民得以在故土安居乐业，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而鲜活的发展动力。这种以文促产、以产兴文的良性循环，正是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张谷英村上新屋非遗展示馆，就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案例：在这里，游客不仅能观赏岳州花灯的巧艺、聆听皮影戏的唱腔，还能在巴陵青陶体验室亲手摆弄泥塑形，在花鼓戏互动区借助AR技术“穿上”数字戏服。这种沉浸式体验的传承模式，不仅唤醒了非遗的内在生命力，也让文化认同在游客的亲身体验中自然生长。

在AI技术席卷一切的今天，乡村博物馆所提供的在地性体验显得尤为珍贵。游客们可以在醴陵窑沩山陶瓷博物馆亲手触摸古老的窑址，在洞庭湖生物多样性科普馆感受湿地生灵的真实存在，抑或在黄自元书法陈列馆沉浸于氤氲的墨香之中……这种基于特定地理空间的文化体验，抵抗着数字时代日益弥漫的虚无感，疗愈着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乡愁。

当前，乡村博物馆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避免同质化问题，保持各自特色？如何平衡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乡村博物馆将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力量，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回归乡土的人

刘义彬

或许离开乡土的人更热爱乡土，因为他们没有丢失灵魂的话。当年离开乡土时有多用力，现在渴望回归时便有多深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三十多年后，当我回到童年时蹒跚和奔跑过的这片土地，这方让我牵挂和走神了半生的故土，感觉它的每一块泥土、每一根草木都带着芳香。乡土上的人和事虽然已大不相同，那些疼我爱我的亲人像草木一样日渐凋零，令人黯然而心碎。但故土上那些温暖的记忆依然完整，家人和乡邻们的生活已远离从前的困顿与劳苦，逐渐走向轻松与怡然。同时，山比儿时更绿，水比

当年更清，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显得更加葳蕤而生动，与人类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近。这种日趋和美的自然人文生态不能不说是对归游子的一大慰藉。这也是促使我利用几乎所有周末闲暇时间融入故土，并拿起笔来做一些散漫生态记录的动因。

《义园散记》（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本

书收录了近两年我在义园创作的六十多篇或长或短的散文，全书不是以创作时间，而是以二十四节气的顺序进行排列，聚焦黄婆塘周边乡土上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乡愁记忆和人事变迁，较为详尽地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

态肌理。而所配图片也完全取材于此，以让读者对这片土地有更直观的印象。黄婆塘是湘东丘陵地带的一个普通小山村，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每一个故事、鲜活的每一个生灵都深深地烙上了乡土中国的当代印记。如果本书的出版能成为观照当代农村的一面有温度、有故事的镜子，并使得黄婆塘成为解剖乡土中国自然人文生态变化的一个鲜活标本，那么我的劳动就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会将这个主题的写作坚持下去。

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并禁锢在城市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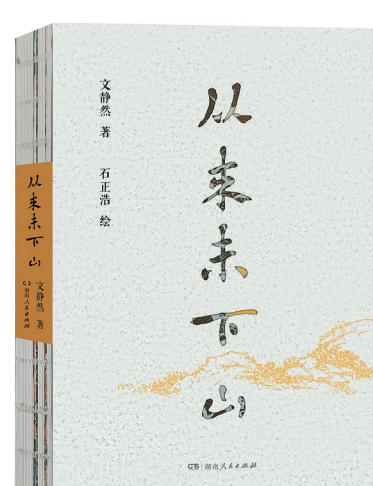
林中人的绵长乡愁，以及那些因土地牵绊

而没能飞起来的新农人心中的不甘与遗憾，我都能感同身受。在这本集子中，我试图用真实的文字将乡土上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这份和美生态图景凝结成一块透明而可以触摸的琥珀，使之成为人们审视或回首乡土时的一份慰藉。像这样生态和谐且充满活力与故事的深情乡土正在广阔的中华版图上飞速扩展，它们不仅足以让生活在其中的新农人骄傲与自豪，也足以让那些苦苦寻找精神原乡的城市人温暖而释怀，使我们的心灵充盈着珍惜与热爱。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报告文

学会理事，湘潭市作协副主席。）

书香闲情



我是2005年退休的，20年来孤陋寡闻，虽仍做些校读古籍图书的事，但于省内出版界的事很少打听、过问，只从手机朋友圈中偶然知道一点点。比如文静然女士，我便只知道她很有才干，长期担任出版集团的图书编校质量监督检测的工作。除了是出版质量方面的专家外，文女士为世人称道的，还有她的文学创作才华。我曾看过一些她在朋友

美食之咏，寄意遥深

夏剑钦

圈中发表的意味深长的诗歌，还间或点赞。不意十月中竟收到文女士送来她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一本装帧精美的小书《从未未下山》，并希望“赐以片言，以为书评”。我瞪然一惊，以为是要为她的诗集撰写书评，便贸然回了一条微信说：“静然女士客气了，我是一个沉潜古籍半世的老朽，只是在微信朋友圈中偶尔读到您的诗作，感觉文字清新，感情细腻，颇多佳作。但我于新潮的诗作尚乏欣赏功力，更不敢轻易述评，故撰写书评之重任诚恐难以胜任。先好好拜读学习，尽心努力吧，谢谢您的信任。”

然而打开新书一读，方知自己太荒唐了，《从未未下山》不是诗集，而是一本按春夏秋冬四季撰写的美食文章专集。这才猛然醒悟，文女士不仅是图书质检专家、作家，还是对美食研究有素且能亲手制作美食的美食家。她以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和制作美食的体验，写下的诗与文，能使那些被岁月掩藏的山川草木、天地人心重

新在文字间发出声音和芳香味道。现代生活日新月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与自然的距离也似乎越来越远，而她的美食文字却能让人放慢脚步，通过讲古人的故事和智慧，以自然中安顿灵魂、体悟人生，体会“心与天地的共鸣”。她在《自序》中引用唐代诗僧皎然的《怀旧山》诗作，以“一坐西林寺，从来未下山”起笔，通过“宿雨愁为客，寒花笑未还”等意象，在“寻长者”与“到人间”的对照中展现僧人的修行生活。末句“空怀旧山月，童子诵经闲”以景语收束，融合禅意与哲理，延续了诗僧清丽闲淡的艺术风格。这也可作为文女士旧作小说《女儿花》被誉为“时尚、清丽、隽永”叙事风格的依凭。因而她选用“从未未下山”作为这本美食之作的书名，寄意遥深，甚为妥帖。

文学之美，在于让人回到生活的根本。文女士认为美食是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古今皆然。她说：“一个擅长料理美食的人须得是一个长于制造惊喜的人，毕竟，享受美食

只是一个结果，而等待美食的过程却能让身体释放多巴胺。等待，是美食的一部分。”所以，她一直坚持：“好好做饭，好好写文章。”

她说美食亦是修行。“为了让儿子吃一口蔬菜”，她在厨艺上想办法，说“老母亲的核心能力就藏在一蔬一饭的陪伴中”，并引经据典，说明“生活庄重，美食亦是修行”。

我是一个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不读这本书，真不知道一道菜的做法，吃法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和感受，制作鸡翅的“洗”、“腌”、“烤”等步骤还有那么多的细节和时间温度等要求，乃至说“中国的烹饪和书法都是玄学，是不能用数据量化的艺术”。

我惊叹文女士写作此书的用心之重、用情之深，她博览群书写美食，谈感受。每个标题都用意深切，妥帖到位，配置的彩色插图更生动传神。全书10万字，小开本，装帧典雅精致，很方便携带阅读，本身就是一份清新开胃的美食，弘扬中华美食文化的佳作。



6月5日，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清溪村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文艺气息浓厚。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7月17日，澧县甘溪滩镇溪上傩面博物馆，创始人之一秦香在整理傩戏面具。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